

关于弗里达自画像的研究综述

谢牧吟

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 弗里达·卡洛是墨西哥艺术史上名垂青史的名字,是法国卢浮宫收藏的拉丁美洲艺术家作品的第一人。自画像是其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占据了弗里达艺术作品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些自画像可以串联成个人生命的传记。20 世纪末“弗里达”独特的绘画形式受到了关注,进入 21 世纪后,仍有许多学者对其自画像进行深入研究,将从不同学者对弗里达自画像研究中的不同观点与结论,梳理概括 21 世纪关于弗里达自画像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 弗里达; 自画像; 文献综述

Review of Research on Frida's Self-portraits

Muyin Xie

Chengdu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106

Abstract: Frida Carlo is a famous name in Mexican art history and the first Latin American artist to have a work in the Louvre museum in France. Self-portraits are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Frida's art, accounting for two thirds of her total works of art. These self-portraits can be connected into a biography of a person's life.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Frida's unique painting form attracted atten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here are still many scholars conducting in-depth studies on Frida's self-portrait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Frida's self-portraits in the 21st century will be summarized from the different viewpoints and conclusions of different scholars on Frida's self-portraits.

Keywords: Frida; Self-portraits; Literature review

弗里达是一位传奇的墨西哥女艺术家,在她一生的艺术创作中,自画像占据了三分之二的重要篇幅,可以说是弗里达为自己抒写的人生传记,记录了弗里达生命的所有重要时刻,具有极强的叙事性。这些极具风格的自画像中蕴含了弗里达不平凡的一生,伤痛,孤独,爱情,死亡。本文梳理了不同学者对弗里达自画像研究中的不同观点与结论,对深入研究弗里达的自画像的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

1 弗里达及她的自画像

自画像是指艺术家以自己为题材所描绘的画像,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就一直在西方绘画史中广泛流行,有“镜中的肖像”之称。直到 19 世纪照相机的出现,梵高、毕加索等艺术家独辟蹊径,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摒弃了传统再现的表现方式,用心灵重新观照自己,构建出一个新的形象,这个新的形象不在是自我形象的客观再现,而是延伸出了艺术家想要传达的思想、信仰、精神等内容。同时自画像还反映了画家所处的生活环境、人生境遇,以及画家本人最真实的情感。

1907 年,弗里达·卡洛出生在墨西哥,她自小就聪明伶俐,不幸的是,在她六岁时患了小儿麻痹,致使她的右腿行动不便,1925 年,她遭遇了一场重大的车祸,她所乘坐的公交车与有轨电车相撞。她的身体受到严重的伤害:全身十九处骨折,一根折断的钢铁刺穿了她的身体,骨盆破碎。弗里达被这场飞来的横祸撕成了碎片,同时也撕碎了她的梦想——成为一名医生。这场灾难让她终生和疼痛相伴,经历了大小 32 次手术。除了肉体与

病魔的折磨之外,弗里达的感情也是备受煎熬,1929 年,少女时期的弗里达与享誉美洲的壁画艺术家里维拉相遇,被称为是“大象与鸽子”的结合。十年的婚姻里,弗里达经历了里维拉无数次的不忠与欺骗,但弗里达仍旧深爱着她的丈夫,这是弗里达痛苦的根源,也是她艺术的源泉。

2 弗里达自画像研究的不同观点与概述

笔者通过研读国内对弗里达的自画像有过深入探索的专家、学者的专著与学术成果,发现研究者多是从不同的视角去“凝视”弗里达的自画像。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观察视角:第一,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她独特的人生经历以及通过研究其痛苦的经历来解读其艺术作品中的叙事性,主要的著作和研究成果有:由何政广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在 2005 出版的《墨西哥传奇女画家——卡洛》^[1],对弗里达的生平经历做了详细的介绍,将弗里达各个时期的艺术作品做了归纳与整理并总结出年谱。以及郭淑敏学者 2006 在《西北美术》上发表的《我画我自己的现实——弗里达自画像的创作经历》^[2],《踏过人生的荆棘——弗里达卡洛自画像研究》沈文婷,南京艺术学院,2011^[3]。笔者总结出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阐述其自画像中的叙事性。

车祸之后,18 岁的弗里达为排解寂寞开始学习绘画,家人在她的床沿的正上方安装了一面镜子,弗里达在镜子的辅助下开始了自己的绘画生涯,不久后,1926 年弗里达创作了第一幅“弗里达式”自画像《天鹅绒连衣裙的自画像》(如图 1),是弗里达为恳求自己的初

恋情人不要离开自己所作，是弗里达内心完美意象的外化。在这幅自画像中，弗里达将自己描绘成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高贵少妇，身穿金色绣花领的红色天鹅绒连衣裙，矜持而美丽的脸庞上又带着一丝淡淡的忧郁，眼神妩媚动人，直视观众。这样美丽动人的形象掩盖了弗里达支离破碎的身心，她期望自己仍然美丽如初。这幅画是一次视觉上的讨好和恳求，恳求自己的初恋情人不要离开自己。



图 1 《天鹅绒连衣裙的自画像》19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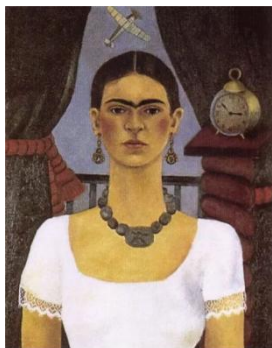


图 2 《光阴似箭》1929

弗里达曾对友人说：“这一生中，我承受了两起严重的意外，一是被电车撞到。另一个意外是里维拉。”迭戈·里维拉是 20 世纪享誉美洲的壁画大师，也是墨西哥文艺复兴的政治领袖。1929 年弗里达创作了第二件自画像《光阴似箭》（如图 2），这与第一幅自画像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光阴似箭》延用了里维拉的绘画风格，里维拉鼓励弗里达去探究墨西哥本民族的文化，用本民族的特质去表现自己。在往后的作品中，弗里达都特别强调了自己墨西哥人的身份，深深扎根于本民族文化的土壤中。1932 年 7 月 4 日，对弗里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一天，她流产了。同年弗里达创作了《亨利·福特医院》（如图 3），画面中弗里达孤身一人，浑身赤裸的躺在病床上，身下的血迹已经渗透的床单，奇怪的是弗里达没有躺在医院的病房中，而是在荒郊野外。在远处的空地上，矗立着福特机械工厂，这样的工业文明使弗里达的内心觉得更加荒凉。画面中她手握住六条血

管状的红丝带，红丝带连接着六个不同的物体，都有各自的象征意义。后来在 1944 年的日记里，她仍流露无法生育的痛苦。弗里达说：“我失去了三个孩子而绘画取代了所有。”绘画已经成为弗里达治愈伤痛良药。



图 4 《剪掉头发的自画像》1938



图 3 《亨利·福特医院》1932

1938 年，里维拉与弗里达妹妹的私情彻底激怒了弗里达，弗里达结束了与里维拉长达十年的婚姻，同年，她创作了《剪掉头发的自画像》（如图 4），离婚之后的弗里达不再美丽，她甚至剪掉了自己一直珍爱的长发。自画像中她没有泪痕的脸已经变成了僵硬的面具，她用男子的特征武装自己的面部，使自己看起来坚强有力。她脱下了里维拉钟爱的墨西哥特旺纳裳，剪去了里维拉喜爱的长发，目的就是为了达到某种报复的快感。《剪掉头发的自画像》是她对迭戈传统意义上“妻子”形象的不认同与抛弃。这件作品曾被女性主义者推到很高的位置，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图腾，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剪短发，穿西装，以男性形象出现的弗里达，是因为被丈夫背叛抛弃而做出的相应反应，不是自发的行为。弗里达各个时期的自画像，都是其自我寻找，自我探索的过程，具有极强的叙事功能。

第二，则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弗里达的艺术作品和人格特征，主要著作有：2005 年，李建群学

者在《美术观察》中发表的《性别关注—西方女性艺术史研究的新阶段》^[4]；2011年，王方哈学者在《齐鲁艺苑》中发表的《被强加的“女性主义”——弗里达的自画像析论》^[5]；2019年，延边大学的李美霖学者发表的《弗里达·卡洛绘画作品中的“本土性”，“女性性”和“悲剧性”研究》^[6]；其中《身体、艺术、革命——弗里达·卡洛的绘画》中耿幼壮学者对弗里达婚姻后期中的叛逆行为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作者认为与里维拉的十年的婚姻生活，让弗里达痛苦不堪。弗里达崇拜里维拉，不管是里维拉个人还是艺术才能，都让弗里达迷恋，因此在两人关系中，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弗里达都是处于弱势。也正是因为自己的弱势和从属地位，弗里达开始了独立性的萌发，因此她吸烟、酗酒、出轨、男性化的打扮、与同性交往，甚至与托洛斯基的一段婚外恋都是反抗的表现，是独立性的外化表现。另外《被强加的“女性主义”——弗里达的自画像析论》中王方哈学者对弗里达是否是“女性主义”提出了质疑，对女性艺术与女性主义艺术做出了区分和解释，认为弗里达自画像是女性艺术与女性主义艺术的交点与杂交。就弗里达自画像本体而言，她的确具有女性主义艺术家的特点，但从里达自身出发，她的关注焦点仍然是从个人经历与感情出发的，她的女性主义精神仍然是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并不是自主萌发的，可以说她的政治选择，参加革命都是由爱里维拉而引发的。弗里达曾说：“我一生中有三个愿望，与迭戈生活在一起，继续作画和成为共产党员。”由此也可证明，弗里达的女性主义与里维拉有着重大的关系。

第三，从绘画本体来研究弗里达的自画像的艺术特色，主要的研究成果有：2011年，沈文婷学者在南京艺术学院发表的《踏过人生的荆棘——弗里达卡洛自画像研究》^[7]；2013年，梁恒彬学者在中央美术学院发表的《论弗里达卡洛的自画像的艺术特征》^[8]；其中《论弗里达卡洛的自画像的艺术特征》梁恒彬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弗里达自画像中的表现形式，包括画面的布局、造型、色彩、笔触，并总结出弗里达自画像中的艺术特征，即强烈的墨西哥民族风格、原始主义的稚感拙，现实主义手法传递出的真实感。

第四，从图像学的角度来研究弗里达的自画像的隐喻性，主要的研究成果有：2017年，刘梦学者西北民族大学的毕业论文《论弗里达·卡洛绘画的图像隐喻》^[9]；《踏过人生的荆棘——弗里达卡洛自画像研究》沈文婷 2011^[10]；《浅析弗里达自画像中动植物的隐喻》姚锡娟，2016；《自画像道具——弗里达·卡洛的另一种语言》王蓝平，2015。其中《踏过人生的荆棘——弗里达卡洛自画像研究》沈文婷学者把图像学作为研究弗里达自画像的主要方法，从外部形式语言和图像的象征性两方面入手，结合弗里达独特的人生经历去解读其自画像中所

隐藏的深刻内涵。总结出了自画像中的符号化特征并认为面具脸是坚强的自我保护，项链是精神的枷锁，植物动物则是孤独寂寞的表达。分析了弗里达自画像中的双重人格，墨西哥民族特征以及与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对弗里达是否是“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弗里达的自画像是超越“超现实主义”的真实自画像。法国超现实派领袖布列东在文章里称弗里达是天生的超现实主义。布列东的赞美并未使弗里达觉得兴奋。对于布列东的赞美她曾这样回应：“我从来没有画过梦，我画我自己的真实。”她认为她的画只是单纯的自我意识的产物，是不加任何思索的。

目前，国外研究比较完善，从笔者搜集的资料来看最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以及其人生经历与作品中的深层关系：（1）2018年，由美国作家甘尼特·安考瑞著（邵文实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传奇人生：弗里达·卡罗传》^[11]，书中有大量书信、日记、画作，此书着重分析了弗里达寻找“自我”的过程，从车祸后为自我保护而产生的双重人格到弗里达寻找到属于她的时代，再到领先于她的时代的成长经历。（2）2020年，由加拿大作家苏珊娜著（朱一凡，李梦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弗里达·卡罗：用苦难浇灌的墨西哥玫瑰》^[12]，中有大量珍贵的照片、自画像，以叙事性的方式客观讲述了弗里达的一生，包含与迭戈，超现实主义，共产主义的相遇。（3）由法国作家克莱齐奥著（谈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迭戈和弗里达》讲述了这两位画家始于绘画的爱情故事，解释了为什么弗里达说遇到“里维拉是她人生第二重大事故”^[13]。（4）美国女导演朱莉·泰莫 2002 年导演的电影《弗里达》，直观地为我们展示了墨西哥的风情文化，从视觉上了解认识弗里达的色彩及画面中出现的植物、猴子等。

3 结语

从上述总结的述文献资料中可以得出，弗里达的自画像中蕴涵的丰富的艺术价值，不管是独特的绘画形式，还是具有典型特征的女性形象，以及其自画像中的民族性，本土性。早在 20 世纪末，国内外就有许多研究者用不同的视角去解读弗里达自画像，一直到 21 世纪的今天。但我们知道，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各种外部形式语言之间也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外部形式语言（构图、用色，笔触）的有机排列组合，形成有意味的形式来展现艺术家所要传递的精神实质以及深刻内涵，才是一件艺术作品真正诠释与表达，这也是弗里达自画像魅力所在的根源。

参考文献：

[1] 黄舒屏. 卡罗: 墨西哥传奇女画家[M].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

- [2] 郭淑敏.我画我自己的现实--弗里达自画像的创作经历[J].西北美术:西安美术学院学报, 2006(2):2.
- [3] 沈文婷.踏过人生的荆棘--弗里达·卡罗自画像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11
- [4] 李建群.性别关注--西方女性艺术史研究的新阶段[J].美术观察,2001
- [5] 王方晗.被强加的“女性主义”--弗里达的自画像析论[J].齐鲁艺苑,2011
- [6] 李美霖.弗里达·卡罗绘画作品中的“本土性”,“女性性”和“悲剧性”研究[J].延边大学.
- [7] 沈文婷.踏过人生的荆棘--弗里达·卡罗自画像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 2011.
- [8] 梁恒彬.论弗里达·卡罗的自画像的艺术特征[D].中央美术学院,2013.
- [9] 刘梦.论弗里达·卡罗绘画的图像隐喻.西北民族大学[D].2017
- [10] 沈文婷.踏过人生的荆棘--弗里达·卡罗自画像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11
- [11] [美] 甘尼特·安考瑞.传奇人生:弗里达·卡罗传[M].邵文实,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
- [12] [加]苏珊娜·巴贝札特,弗里达·卡罗:用苦难浇灌的墨西哥玫瑰[M].朱一凡,阮静雯,李梦幻,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 [13] [法] 让·马里·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迭戈和弗里达[M].谈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3.